

变色龙

契柯夫中篇小说选
(俄) 契柯夫著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黔新登字 01 号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5529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25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22103486-9

I·536

定价:28.80

目 录

变色龙·····	(1)
一个官员的死·····	(6)
普里希别时夫中士 ·····	(10)
胖子和瘦子 ·····	(15)
哀伤 ·····	(18)
苦恼 ·····	(25)
万卡 ·····	(33)
渴睡 ·····	(38)
草原 ·····	(45)
神经错乱·····	(152)
没意思的故事·····	(178)
套中人·····	(244)
第六病室·····	(259)
跳来跳去的女人·····	(321)
带阁楼的房子·····	(350)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371)
我的一生·····	(386)
醋栗·····	(485)
姚尼奇·····	(497)
新娘·····	(519)

变 色 龙

巡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头发的巡警，端着一个筛子，那上面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下里一片寂寂……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散开的门口，无精打采地面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在那些门口左近，就连一个乞丐也没有。

“好哇，你咬人，该死的东西！奥楚蔑洛夫忽然听见了喊叫声。

“伙伴们，别放走它！这年月咬人可不行！逮住它！哎哟……哎哟！”

传来了狗的尖叫声。奥楚蔑洛夫往那边一瞧，看见商人彼楚金的木柴场里跑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一额一额的跑着，不住地回头瞧。它身后跟着退来一个人，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着怀的坎肩。他迫它，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后腿。于是又传来狗的尖叫声和人的呐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从商店里探出来，木柴场四周很快地聚了一群人，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官长！……”巡警说。

奥楚蔑洛夫把身子微微向左一转，往人群那边走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不敞开了坎肩前襟的人举起右

手，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那群人看。在他那半醉的脸上好像现出这样的神气：“我要揭你的皮，坏蛋！”就连那手指头本身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楚蔑洛夫认出这人是金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罪犯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原来是一条白毛的小猎狗，脸尖尖的，背上有块黄斑。它那含泪的眼睛流露出悲夺和恐怖的神情。

“这儿到底出了甚么事儿？”奥楚蔑洛夫挤进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甚么？”你究竟为甚么举卢那根手指头？……谁在嚷？”

“官长，我好好的走我的路，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开口了，拿手罩在嘴上，咳嗽一下。“我正在跟密特里·密特里奇谈木柴的事儿，忽然，这个贱畜生无缘无故把这个手指头咬了一口……您得原谅我，我是做工的人……我做的是细致的活儿，这得叫他们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也许我要有一个礼拜不能用这个手指头啦……官长，就连法律上也没有那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这么给畜生乱咬一阵，那在这世界上也没个活头儿了……”

“嗯！……不错……”奥楚蔑洛夫严厉地说，咳了一声，拧起眉头，“不错……这是谁家的狗？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颜色出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爷既是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也该管管他们了！等到他，那个混蛋，受了罚，拿出钱来，他才会知道放出这种狗来，放出种种的野畜生来，会有甚么下场！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叶尔德林，”巡官对巡警说，“去调查一下，这是谁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狗呢，把它弄死好了。马上去办，别拖！这多半是条疯狗……请问，这到底是谁家的狗？”

“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说。

“席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替我把大衣脱下来……”

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
懂：它怎么会咬着你的？”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
你的手指头吗？它是那么小；你呢，说实在的，却长得这么魁伟！你
那手指头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后来却异想天开，想得到一笔甚
么赔偿损失费了。你这种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们这
些鬼东西是甚么玩意儿！”

“官长，他本来是开玩笑，把烟卷戳到它脸上去；它呢——可不
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荒唐的家伙，官长！”

“胡说，独眼鬼！你签么也没看见，那你为甚么胡说？他老人家
是明白人，看得出来到底谁胡说，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
话……要是我说了谎，那就让调解法官审问我好了。他的法律上说
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瞒您说……我的兄弟就在当宪
兵……”

“少说废话！”

“不对，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巡警深思地说，“将军家里
没有这样的狗。他家的狗，全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官长……”

“我自己也知道嘛。将军家里都是些名贵的、纯种的狗；这条狗
呢，鬼才知道是甚么玩意儿！毛色既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
是个下贱胚子。谁会养这种狗？！这人的脑子上哪儿去啦？要是这
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见，你们猜猜看，结果会怎样？
那儿的人可不来管甚么法律不法律，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叫它
断了气！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们绝不能不管……得惩戒他们
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说出

来，“它的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

“没错儿，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好像起风了……挺冷……你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告诉他们别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了……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烟卷戳到它的鼻子上去，那它早就毁了。狗是娇贵的动物……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自己的蠢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问他好了……喂，普洛赫尔！过来吧，老兄，上这儿来！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既然他说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的狗，”普洛赫尔接着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的。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猎狗。他哥哥却喜欢……”

“难道他哥哥来啦？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奥楚蔑洛夫问，整个脸上洋溢着感动的微笑，“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的吗？”

“是来住一阵的……”

“哎呀，天！……他是惦记他的兄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这么一说，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狠……把它带走吧……这小狗还不坏……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得了，你干甚么发抖呀？呜呜……呜呜……这坏蛋生气了……”

好一条小狗……”

普洛赫尔喊一声那条狗的名字,就带着它从木柴场走了……
那样人就对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向他恐吓说,裹紧大衣,接着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

一个官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税务官,名叫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看戏:《哥纳维勒的钟》。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遇见这个“可是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呼吸止住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弯下腰去,于是……“啊嚏!!!”诸君看得明白,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甚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巡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枢密顾问官有时候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他拿手绢擦了擦脸,而且照有礼貌的人那样,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喷嚏究竟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却慌起来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拿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浓着。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兹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的将军。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里的,不过那也还是难为情。应当道个歉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把身于向前探出去,凑近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唉，请您坐好吧！让我看戏！”

切尔维亚科夫窘了，傻头傻脑的微笑，开始看戏。他看啊看的，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时间，他走到卜里兹查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说：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出于无意……”

“唉，够啦……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

“已经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怀疑地瞧着将军，暗想，“而且他不愿意说话。我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明我完全无意……说明打喷嚏是自然的法则，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有意唾他了。现在他固然没这么想，以后他一定会这么想！……”

一回到家，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地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事全不在意；她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卜里兹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

“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赠个不是的好，”她说，“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挺古怪……一句好话也没说。不过那忽儿也没有工夫说话。”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上卜里兹查洛夫

家里去解释……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见那儿有很多来请托事情的人，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正在接受他们的请求。将军问过好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你是您记得的话，大人，昨天在阿尔卡琪娅，”庶务员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喷了您……请愿……”

“真是胡闹……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有甚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对其次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不请说话！”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惨白了，“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

等到将军跟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正要走进内室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后面，喃喃地说：

“大人！要是我斗胆搅扰大人，那只是出于一种可以说是悔恨的感觉！……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请您务必相信才好！”

将军做出一付哭丧相，摆了摆手。

“哎呀，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他说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就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将军，可是他竟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愿意再对这个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好了，我再也不来了！皇天在上，我说甚么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想着，走回家去。绘将军的信，他却没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释。

“昨天我来打搅大人，”等到将军抢起询问的眼睛望着他，他就喃喃地说，“可不是照您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开玩笑。我原来是来赠罪的，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我从没想

到要开玩笑。我哪儿敢开玩笑？要是我们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那可就会……失去……对人的尊敬了……”

“滚出去！！”将军忽然大叫一声，脸色发青，周身发抖。

“甚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呆如木鸡。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甚么东西掉下去了。他甚么也看不见，甚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您被控在九月三日用言语和动作侮辱乡村巡官席京、乡长阿里亚坡夫、乡村巡警叶菲莫夫、见证人伊凡诺夫和嘉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到您的侮辱。您承认犯了这些罪吗？”

普里希别叶夫是一个满脸皱纹的低级士官，生着一张好像有刺的脸，做出立正的姿势，用哑的、闷声闷气的嗓音答话，而且咬清每一个字的字音，仿佛在下命令似的：

“老爷，调解法官先生！当然，依照法律的一切条款，有理由让双方来说明当时的一切情形。犯罪的不是我，是另外的那些人。这件事全是从那具死尸引起的——祝他的灵魂升到天堂！本月三日我和老婆安菲沙正在心平气和、规规矩矩地走路，我一瞧，却看见一群各式各样的人站在河岸上。我要请问：老百姓有什么充分的权利聚在一起？为什么？难道有一条法律说：人应该成群结伙吗？我喊了一声：散开！我就开始推那些人，叫他们回家去；我吩咐乡村巡警揪着他们的脖子，赶走他们……”

“容我插一句嘴，您根本就不是巡官，又不是村长——难道赶散人群也是您的事？”

“不是他的事！不是他的事！”从法庭的各角落里传来许多语

声，“有了他，大家简直活不下去了，老爷！我们受他的气有十五年啦！从他脱离军队回乡那时候起，大家就恨不得逃出村子去才好。他欺压我们大家！”

“正是这样，老爷！”到庭作证的村长说，“全村的人都在叫苦。无论怎样也没法跟他一块儿过下去了！不管我们举着神像，排队游行也好，也不管我们在办喜事也好，或者比方说，出了什么岔子，他总要赶来，嚷啊叫的，闹得乱哄哄，甚么事都要讲规矩。他揪小伙子的耳朵，暗地里盯着女人的一举一动，深怕出什么毛病，倒好像他是她们的公公一样……有一天他跑遍全村各户人家，吩咐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什么没有一条法律准许人唱歌。”

“请您等一下，回头您还有机会发言，”调解法官说，“现在让普里希别叶夫接着说下去。请接着说吧，普里希别叶夫！”

“是，先生！”中士嗓子发哑地说，“老爷，多承您指示，说赶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很好，先生……可是万一有了不合规矩的事，怎么办呢？难道能让老百姓胡闹？哪儿有一条法律，说是可以放任老百姓由着性子干？我可不同意，先生！要是我不去赶他们，管他们，还有谁去呢？这儿的人，谁都不懂甚么叫做真正的规矩；阁下，不妨说，全村子只有我一个人懂得怎样对付那些老百姓；我什么都懂，阁下。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士官，退伍的军需中士，在华沙当过差，属司令部所管，先生；后来呢，要是您愿意知道的话，我堂堂正正地退了伍，做了救火队员，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脱离消防队，在一个古文高等男校预修班里当了两年看门人……所有的规矩我都懂，先生。可是庄稼汉是普通人，什么也不懂，应当听我的话才对，因为那是为他们好。比方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我赶散人群，可是在岸上，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死尸。我要请问：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该躺在那儿？难道这种事合乎规矩吗？巡官在

管什么呀？我就说：‘巡官，你怎么没去报官？说不定这淹死的人是投河自尽，可也说不定这件事是头有西伯利亚的气味呢。说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呢。’……可是席京那巡官却满不在乎，光是呼噜呼噜地抽他的烟。‘这人是谁啊，’他说，‘居然发号施令？究竟他是打哪儿来的？’他说。‘难道没有他来多管闲事，我们就不会办事啦？’他说。‘要是你站在那儿，什么也不管，’我说，‘那看起来，你这傻瓜恐怕就是不会办事。’‘昨天我就已经报告本县巡警局长了，’他说。‘为什么报告本县巡警局长？’我说。‘根据的是法典里的哪一条呢？像淹死啦、吊死啦，和这一类的别的案子，难道该归本县巡警局长管吗？这儿，’我说，‘这是刑事案子，民事诉讼啊……眼下，’我说，‘该赶快写报告告到侦察官和法官那儿去。首先，’我说，‘你应该写报告，送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可是巡官呢，他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这样。他们全笑，阁下。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敢起誓。哪，这个人笑过，那个人笑过；席京呢，他也笑。‘干么齜着牙笑？’我说。巡官他说：‘这类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哟。’一听到这句话，我简直浑身发热了。巡官，你说过这种话的，对不对？”中士转过身去对席京说。

“说过的。”

“大家都听见你当着老百姓的面说过这种话：‘这类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大家都听见你说过这话……我浑身发热了，阁下。真的，我简直吓坏了。‘再说一遍，’我说，‘你这个混蛋，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果然又说一遍……我就走到他跟前。‘你说到调解法官大人的时候，’我说，‘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身为巡官居然反抗政府吗？啊？你知道，’我说，‘要是调解法官大人一动脑筋，他就能因为你说过这话，而认定你行为不端，把你送到省里的宪兵队法？’我说，‘你知道调解法官大人会因为你这种有政治色彩的话把你送

到哪儿去吗?’可是乡长说话了:‘调解法官,’他说,‘不能管他职权以外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管。’他就是这么说的,人人都听见的……‘你怎么敢藐视当局?’我说,‘喂,你千万别跟我闹着玩,要不然你要倒楣的,老兄。’以前我在华沙当差,后来在古文高等男校预修班里当看门人的时候,一听见不成体统的话,就往大街上瞧,找宪兵;‘上这儿来,官长,’我说,然后我就把那件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他。可是在这种村子里,你能去报告谁呢?……我气坏了。我一看见有人放肆,有人犯上,就冒火了;我抡起胳膊来,……当然,并不是很重地打了一下,其实是随随便便,正正轻轻,而又轻轻地给了一下,好叫他不敢说那种话来糟蹋你老人家……巡官却给村长撑腰。所以我呢,也就给了那巡官一下……这以后可就乱打起来了……老爷,这也是我一时性起;不过,话说回来,不打人可也办不到。要是见了糊涂人还不打,那你的灵魂就背上一重罪了。何况这是为了正事……何况出了破坏秩序的事……”

“容我说一句!维持秩序,自有主管的官。在这方面,有巡官,有村长,有巡警呀……”

“巡官总不能样样事情都见到,而且他又不像我这么懂事……”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关您的事!”

“这是怎么说,先生?这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这就怪了,先生……人家胡闹,却不关我的事!要我怎么着呢,把他们夸奖一番还是怎么的?瞧,他们还向您诉苦,说是我不准他们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呀?他们不但不干正经事儿,反而唱歌……而且现在他们还养成风气,一到傍晚就点起灯闲坐着。到了应该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们却闲聊,哈哈地笑。我已经把这些全记下来了,先生!”

“您记下了什么?”

“记下谁点了灯闲坐着。”

普里希别叶夫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油腻的纸片，戴上眼镜，念道：

“点了灯闲坐着的农民计有：伊凡·普罗河洛夫、沙瓦·密基佛罗夫、彼奥得尔·彼得罗夫。一个兵士的寡妇濒斯特洛娃跟谢米扬·基司洛夫私姘。伊葛纳特·司维尔乔克干巫术，他老婆玛尔娃是巫婆，半夜三更她去挤人家母牛的奶。”

“够了！”法官说，开始审问证人。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惊奇地瞧着调解法官，那位法官分明不给他撑腰。他那爆出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瞧瞧调解法官，瞧瞧证人，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为什么调解法官那么生气，为什么法庭的各个角落里时而传出嗡嗡的怨声，时而发出抑制的笑声。判决呢，他也还是不懂：坐一个月的牢！

“为什么？！”他说，迷迷糊糊地扬起他的手，“根据的是哪一条法律啊？”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在这个世界上简直没法再活下去了。他满脑子是阴郁沮丧的思想。可是等到他走出法庭，一眼看见农民聚在那儿谈天，就有一种他已经没法克制的习惯使得他做出立正的姿势，用嘎哑而气愤的声调嚷道：

“散开，老百姓！不准成群结伙！回家去！”